

铜陵记忆——抗日猎户队

□周大钧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铜陵地区有一支特别的抗日武装,叫作猎户队。顾名思义,这支队伍的成员是由铜陵山区猎户组成。猎户队队员们个个爱国爱乡、团结果敢,枪法精准,弘扬猎手们协同围猎豺狼虎豹的优良传统,奋力猎杀罪恶滔天、禽兽不如的日本侵略军。这是铜陵之外的唯一,更是铜陵人民的光荣。

猎户队的成立、发展与壮大,是在中共中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伟大号召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下,在中共铜陵县委和新四军三支队老五团的直接领导与培育下,铜陵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的历史见证。铜陵人民永远忘不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滔天的种种暴行。1938年5月4日,日寇飞机开始轰炸铜陵县城;月底,连续轰炸大通、和悦洲。6月11日,日机再次对县城狂轰滥炸,并出动炮艇,对县城进行炮击。8月7日,日寇水陆空并进,大通、和悦洲沦陷,羊山矶上平安塔被击毁。11月26日,县城、顺安等沿江城镇失守。日寇铁路所至,烧杀淫掠,施放毒气,无恶不作,罄竹难书。在此危急关头,1938年12月初,新四军三支队在谭震林副司令员的率领下,开赴铜陵、繁昌前线抗日,所属老五团进驻凤凰山、三条冲一带。中共铜(陵)南(陵)繁(昌)中心县委成立,由军部派出的张伟烈任书记。随即,凤凰山、钟鸣、金榔等地人民群众在三支队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的组织发动下,相继成立农民抗敌协会、青年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和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在青抗会主任周坚铠同志的领导下,率先成立金榔乡猎户队,将山区分散的猎户自觉地组织起来,站岗放哨,送信带路,侦查敌情,配合新四军猎杀日寇。金榔乡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全县得到推广,钟鸣、金凤和陶凤等山区青壮年绝大多数踊跃参加猎户队,并逐步形成一区一大队,一乡一中队,一保一分队。日寇侵占的洲圩区青壮年也因地制宜,秘密建立起逆步哨,一保一哨长,成为耳聪目明的新四军地下交通员,与猎户队互通声气。猎户队的组织形式和抗日活动,受到新四军高层领导的关注与鼓励。1939年5月,铜陵青抗会接到新四军军部的邀请,到泾县

姜 香

□陈玲璜

每个地域都会以自有特色产品展现属地特点和风物。能够被冠以“特产”之名的,有的是历来已久的习俗根植于人们认识中,有的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名声远扬。当然,最大的特点还在于依赖本地水土蕴育所体现出优势,离开乡土便寂寂无名。

铜陵生姜,在本地特产当中最具普遍性与代表性。

土地植物,当然离不开一方水土特色。从营养上说,生姜的养生与药用价值早已被人们所熟知与公认。铜陵由于地域潮湿造成人体湿气重,生姜作为药食同源佳品被人们喜爱与普遍食用。再由于铜陵矿产丰富,使得这里生姜更加有着别处难得的人体所需微量元素,也因此更加被追捧。

从外形上说,铜陵姜微黄白嫩,不是纯白的那种。形如佛指,排姜类型。姜指饱满,肥而不愚,纤秀而非瘦伶。每年有外地姜混迹于本地姜市,不论摊位摆得何等地道,那姜的模样或粗壮敦实或细长干巴,一看便不如本地的俊俏。即便肥腻相当,从色泽也能被老道的本地人辨识。

从气息上说,老人们会教你一招:掰一块姜指,闻闻。本地姜姜青葱年少时散发着力香,清幽,干净,明朗。微微辣,带着丝丝甜味的清香,还有刚出土的清新气。那土壤也是松散的砂质,轻轻敲打便“簌簌”落下。那种刺鼻的老辣味,里面经络交错,姜丝拉扯不清的,绝对不是正宗的本土姜。

从口感上说,铜陵姜汁多无渣,肉质脆嫩,满口生津。姜丝绝对不会嵌牙,横咬竖咬,断面纹理清晰。吃相斯文,不会有剔牙之虞。在铜陵这个时节,不论是家庭餐桌还是酒店饭馆,生姜都是餐前茶点,当作开口开胃小食品。不多,调料碟大小的碟子,或是小号的盘子放上一盘,客套也是礼仪。

一旦出名的东西,就会被精明的商家看好并谋取利益。本地不同区域种植的姜,口味也会存在差别,因此价格也不同。姜农的姜多是被老主顾定制,批量定制到加工点或销售点。还有的种植户并不卖原姜,而是腌制或是自制成姜姜成品自产自销,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这里每年还有整车的外地姜进入本地,但无论形态或是味道与本地姜无法比。这种姜大多只能用作烧菜时佐料,根本不能新鲜腌制,真是应了一

家里还留着父亲早年工作时用的饭盒,虽然早就用不上了,但一直没有舍得丢弃。

这是一种长方形的铝制饭盒,不大,用手掀开就是一层,非常朴实普通,不像现在那些保温的能装菜装汤盛饭的多功能的不锈钢饭盒,或者能自动煮饭蒸菜又能当饭碗的小电饭煲。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到它的踪迹了。因为年代的久远,饭盒的色泽变成铅灰色了,表面有许多凹凸不平的地方,甚至有时打开都一下难以合上,但是每次捧起它凝视时都心潮起伏不舍得放下。

父亲是黄山人,那时叫徽州屯溪。徽州自古有谚语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早年徽州人生活艰难的真实写照,由于地处深山,地贫人多,生存困难,所以孩子很小就要被送到山外闯荡谋生。爸爸早年考上师范,但因家庭困难无钱继续就读,16岁的他就带着只有13岁的弟弟出来工作,来到铜陵,在当时的铜官山铜矿井下开矿。这个饭盒是他刚工作时最简单的行头之一。由于工作量大,年青力壮,粮票根本不够吃。“饭不够,菜来代”,在吃完饭后,他就

花5分钱打上满满一饭盒的清炒包菜,虽然没有多少油水,但是当饭吃也是一种饱腹抵挡饥饿保证体力的最好方式,熬过那些艰苦的工作岁月。

印象中我家住在笔架山公园旁山洼里一间大草房时,父亲调到铜陵有色机械总厂工作,每天都起早赶单位班车上班。那时厂里没有食

父亲的饭盒

□程拥军

堂,父亲就在家用竹筒做的量米筒量上一小筒米倒进饭盒,从咸菜坛里夹上一点咸菜放在小瓶里,将饭盒和菜瓶放在工具包里去上班。小时候我去过父亲的车间,那是专门制作木工模具的车间,靠近机厂的围墙边,高大的人字梁的大厂房,里面的模具和机器一字排开,父亲和工友们就在机器前制作翻砂模具,模具有的大如货车的翻斗,小的如电脑桌面大小,制作时既需要技

这是多么粗陋的一顿午餐啊。多少年如一日,父亲不知制作了木工模具,用到多少生产工艺中,也转辗了几个单位,但这个饭盒一直带在身边,度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父亲那时上下班坐的班车不是现在的大巴,还是那种敞篷的卡车,从后面扒上去时,还要站在车厢里的人拉上一把才能翻进车厢。一车人站在车厢里挤得满满登登,密不透风,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日



夕阳无限好

李海波 摄

和你相伴到永远

□陆光华

干了,手脚还是不停。

天有不测风云。高老头身体刚刚恢复,老伴王老太却突发脑溢血,经医院全力抢救,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却瘫痪在床。谈到老伴生病,高老头说这都怪他,如果老伴不是忙前忙后地照顾自己也不会这样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责。

病区的医护人员告诉我,自打老伴住院以来,高老头是全方位的伺候着。虽然有护工帮助照看,但他还是不放心,除老伴翻身需要人帮忙外,其他的事情都是自己去打

理。每次换下来的衣服,高老头总是认真的搓洗干净,其他病床的陪护人员想帮忙洗时,他也总是微笑的说谢谢。平常每隔三小时给老伴翻身一次是雷打不动,到了夏天间隔的时间更短,翻过身后还要给老伴擦洗。冬天,只要天气晴朗老高头都会用轮椅推着老伴享受阳光的照耀。老伴卧床多年身上却没有一点破损和褥疮,这多亏了老高头的精心伺候。病区医生向我讲了一个这样故事:2016年一个冬天,当她值夜班。夜里2点多钟,王老太因大便失禁而拉在床上,老高头不顾天气寒冷,只穿着短衣短裤给老伴擦洗。由于老高头在接热水时惊动了她,她起身看到高老头如此穿戴,了解情况后一边叫老高头把衣服穿好,一边帮助擦洗。同时问对老高头为什么不叫护士和医生来帮忙?天这么冷,万一冻生病了谁来伺候

老伴?老高头微微的笑道,这半夜三更的大家都在休息不好意思打扰。

为了让老伴营养跟上,老高头总是想方设法给老伴改善伙食。王老太喜欢吃鱼,他就将鱼刺仔细地挑出来或买无刺的鱼。后来老伴吃饭基本上靠鼻饲,他学会了用打汁机将饭菜打成糊,从鼻饲管一点一点的喂进去。老伴虽然说不的话,但还是有意识的,只要一看见老高头来了,老伴的嘴唇总会微微的颤动着,好像在说你来啦。这时老高头马上走到病床边贴着老伴的脸颊,附在耳边说些悄悄话,讲点奇闻乐事。

今年5月份,我去医院看病顺便去看看老高头。走进病房,只见老高头一个人坐在老伴原来住的病床边,见我进来他微笑着和我打招呼。看到此景我有种预感,但还是问了一句老伴呢?还在微笑中的老高头收住了笑容直视前方,过了一会嘴唇颤抖的说道,走了。后来了解到,我出院一年多后,王老太离开了相守多年的老高头驾鹤西去。

一幅画浮现在我的眼前:冬日,一轮红日即将西下,老高头推着老伴来到窗边,指着临江的一片住宅说:看,我们的家就在那里,等你的病好了我们就回家。这样的画我住院时曾多次见到过,但当时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而今天却感到这幅画是那样的美丽!



晒雨淋。卡车从现在的义安路开到金山路上,路况很差,都是上坡下坡,路很窄,崎岖不平,站在车上摇摇晃晃,觉得路特别远。晚上等爸爸下班回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和弟弟就在路边的土坡上等爸爸,等到天擦黑的时候才能看到爸爸从很远的地方出现,我们就欢呼雀跃跃上前,父亲抱一个拉一个回家。有时父亲会蹲下身打开他那个宝贝饭盒,里面有工友们送给他的熟土豆或山芋,他不舍得吃就带给我们。那时的我们,将这个饭盒当成一个魔盒,能变成好吃的百宝箱,没有比爸爸饭盒里更好吃的东西了。等我上中学时,父亲就将这个饭盒送给我,让我在学校打饭打菜。每到放学铃响时,我就飞奔到食堂,打好饭菜,然后坐在操场边的草地上吃饭,特别享受特别安心。

现在父亲将这个饭盒放在食品橱里,我回家的时候有时就拿出来看看。捧着父亲的饭盒,看着岁月沉淀的痕迹,仍能感受到一种温度。后来我也用过很多饭盒饭碗,无论多时尚、功能多齐全,都没有保留下来,现在,家里就留着这个传家宝。

夕阳颂歌 (外一首)

□吕达余

圆圆的红日,近西山了
它还在燃烧
一点儿也不刺眼睛
还有半圆
小半圆
红霞满天,是
铺展于天边的一幅美丽的画卷

早晨东升的时候
多少高山与险峰
攀满看日出的人
当你从晨雾中跃出
激动了多少兴奋的眸眸
喷薄的时候
人们的心底皆唱响
东一方—红

现在,落日了呢
人们散步时的偶然一瞥,
也会惊艳
然而天快暗了,快回家吧
在客厅的沙发上
会翻阅刘白羽的《日出》
或姚鼐的《登泰山记》
这些文章像画家画的日出一样
写得真美

经过一整天的行走
你将阳光的种子
洒遍了平畴、大河、高原,一直到
西域雪山
将汨汨的雪水,用碧蓝色的光泽
流满大地
再蒸腾为云彩,为雨露
而你,此时
正走到了大地的边缘

谁为落日写过赞歌?
哦,李商隐写过夕阳无限好
可叹息只是近黄昏
感伤了古今多少人
现在还有人摇头晃脑地歌吟
我们赞赏开始,而轻视结束
我们重视运动,而忽略宁静
不好好安享黄昏,
而期盼明朝的新晨
前行,却收不拢一个段落,
一个圆形

在天光晴好的时候,到黄昏
我喜欢向西,看夕阳,看晚霞
它像一个字最后一笔的飞白收锋
像一首绝句起承转合最后一句的合像—一棵树悬挂着
透着嫣红欲坠的一粒果子
像一幕精彩大剧最后的谢幕
这样美的事物,怎么可以忽略呢?
怎么可以潦草呢?
日出,日落,一个完美的组合
怎么分高下,怎样做分割?
这就算是我啊
为夕阳写的一首歌

捉蜻蜓

一只蜻蜓落在秋的篱笆墙上
悄悄地瞅见
悄悄地弯腰走近
悄悄地
伸出微微捏合的两个指头……
站在身后的少年时的伙伴
一个白发老头儿
悄悄地看这一切
当我失手的瞬间,他“噢”了一声
大笑起来

一刹那间,我们将岁月
推得很远